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錄新養齋駕十

(四)

撰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十駕齋新錄

(四)

錢大昕撰

國學基本叢書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三

詩傳附錄纂疏

寶山朱寄園家藏元儒雙湖胡氏詩傳附錄纂疏二十卷。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
揭祐民序。其書前有綱領。後有詩序辨說。一遵朱文公元本。如定之方中。終然允藏竹竿遠兄弟父母。君
子于役。羊牛下括皇矣。以篤于周祐。皆與唐石經同。與今通行本異。蓋今本沿明板之譌。卽經文亦有改
竄。非考亭之舊矣。家伯維宰。維作爲此。以音相近而譌。今本作冢宰。必非考亭意也。小雅爰其適歸。爰下
注。家語作奚。周頌假以溢我。假以溢我。下注春秋傳作何。溢下注春秋傳作恤。文公雖采它書而用其義。然未敢
輕改經文。今本刪去家語作奚句。直改爲奚。大非文公說經謹慎之意。假以溢我句。刪去春秋傳云云。則
注中假之爲何。溢之爲恤云云。令人不解何謂矣。讀是書知元儒尙守家法。不似明人之鹵莽妄作。朱錫
鬯經義考。雖載此書。誤作八卷。注云未見。是誠世間難得之本矣。

儀禮注小字宋本

吳門黃義圃所藏。每葉廿八行。行廿四字。每卷末記經注字數。末卷又總計經注字數。士冠禮建柶。今本
誤建爲捷。此本經注皆不誤。

儀禮疏單行本

儀禮疏五十卷。亦黃蕡圃所藏。自卷廿二至卷廿七皆闕。每葉卅行。行廿七字。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沆、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真北宋板也。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刑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爲一書。不與經注合併。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士子喜其便於誦習。爭相放效。其後又有併陸氏釋文附入經注之下者。陸氏所定經文。與正義本偶異。則改竄釋文以合之。而釋文亦失陸氏之舊矣。予三十年來。所見疏與注別行者。唯有儀禮爾雅兩經。皆人世希有之物也。

論語注疏正德本

論語注疏。每葉廿行。每行廿餘字。首卷標題。注疏下多解經二字。首葉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諱。旁如圈識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諱不全之字。識出令其補完耳。若明刻前代書籍。則未見此式。必是修補元板也。

國語

國語傳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曾讀書敏求記。舉周語告我先王世后稷。及左右皆免胄而下拜二條。證今本之漏。是固然矣。予於錢所舉之外。復得六事周語。瞽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

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僨。予謂僨蓋僨之譌。魯語笑吾子之大也。今本大下有滿字。古書大與泰通。泰即汰也。與秦通。秦亦云。齊語鹿皮四分注分散也。今本分皆作个。作四分。管子書亦散作枚。鄭語依暭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雔作罔。則未詳孰是。牟巘申省乞祠狀深恐疾顛有辜隆使。疾顛二字用國語。

廣雅

釋訓管管浴也。浴字未詳其義。按詩靡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管管然以心自恣。蓋自恣之人。不冇遵聖人法度。所爲皆無所依傍。毛鄭兩義本相承也。浴當爲恣之譌。

釋言。睆。貰也。按廣韻下平聲侵部。睆。貰也。貰當是齧之譌。睆懷也。懷或是摵之譌。

醒、長也。王石臞謂醒與長義不相近。予謂呈長聲相近。

蓋黨也。黨讀如儻。蓋儻皆疑詞。

脰。饌也。脰錯也。此二脰字當爲俎豆之豆。或漢隸俎豆字有从肉旁者。

免。墮也。古免免同文。免與妥聲相近。易繫辭夫坤墮然示人簡矣。孟喜作退。陸續董遇姚信俱作妥。是免與墮退聲亦相近也。

予已似也。已當卽十二支巳午之巳。以音相近取義。詩似續妣祖。鄭箋讀爲巳午之巳。鄭氏詩譜謂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位莅祿也。古文位與立同。立祿聲相近。

酌漱也。酌當作酌。

牒、案也。案當卽疏之異文。

玉篇

玉篇玉部璣字引說文云。玉爵也。夏曰璣。殷曰聳。周曰爵。又人部𠂇字引說文云。僮子也。按說文無璣𠂇證之益信。

說文解字。凡五百四十部。玉篇刪併哭、延、教、睂、白、與自同、麗、歛、后、六、弦、十部。而別增父、云、橐、宀、處、地、磬、索、牀、弋、單、丈、十二部。共五百四十二部。又說文書字在聿部。今改爲部首。而併畫部入焉。此部分之不合于說文者也。

周成雜字

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屢引之。攷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有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

右丞周氏撰。又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似周氏與周成非卽一人。唐書藝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無周氏書。且兩志所載周成書俱無雜字之名。未知卽此書否。掖庭左右承漢制皆宦者爲之。魏承漢制則周氏亦必宦者。如注爾雅之李巡亦中黃門也。

龍龕手鑑

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鑑四卷。予所見者影宋鈔本。前有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書中於完字闕末一筆知是南宋所鈔。晁氏馬氏載此書本名龍龕手鏡。今改鏡爲鑑。蓋宋人避廣諱嫌字。如石鏡縣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舊藏、新藏、隨文、隨函、江西隨函、西川隨函諸名。又引應法師音。郭遼音或作郭氏琳法師說。予攷之宋藝文志。有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未知其爲江西與西川也。僧元應有一切經音義十五卷。其卽應法師乎。

六書正譌

周伯琦六書正譌多采戴侗說以嘗議許氏。又妄增說文所無之字。如蕡爲稼穡字。罟爲器皿字。筭爲矢鏃字。𦥑爲堅韌字。𢙎爲觸觸之觸。嵐爲山嵐之嵐。𡇠爲庭燎之燎。樣爲式樣之樣。溼本从壬而改从王。堂本从止而改从牙。印本从巴而改爲二人相向。斂敘皆从支而改从文。妾本从辛而改从立。𧆸𧆹本兩字而妄合之。扇从戶。戶卽屋也。而改从广。甚至以戌爲戈矛之戈。庚爲鍾虧之虧。誕謾叵信。視同戲劇。此六

書之異端而自稱正譌果誰正而誰譌乎。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此至正壬辰徐氏一山書堂刊本前有記一方云皇朝科試舉子所將一禮韻耳然惟張禮部敬夫定本最善今復以諸韻參校一韻爲增數字凡增三千餘字釋焉而詳擇焉而精敬用粹行爲文場寸晷之助云第一卷首題云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它卷皆題善本排字通併禮部韻略前後殊未盡一前載科舉條例甚詳所列廟諱止於英宗而今上皇帝不名似是泰定初刻後來翻本未及增添耳上下平聲各十五上聲廿九去聲卅入聲十七與今韻同而每韻下與某同用云云尙沿禮部舊式但未知張禮部何時人耳

萬斯同石經攷

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既確不可易矣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于目睹必不誣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齊梁公子豈宜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衛恆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

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真目暭石經者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于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隸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騫、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切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憤憤若此。

史記宋元本

予所見史記宋槩本。吳門顧抱沖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湧熙辛丑官本也。黃蕡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湧熙間。海寧吳槎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臺汪諒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如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湧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于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湧熙以後。蓋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文不可攷矣。

竹書紀年

晉書東晉傳稱竹書之異云。益干天位。啓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見疑古雜說等篇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與東晉劉知幾所引全別。然則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僞託。非晉時所得之本也。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之文。其於春秋時皆紀晉君之年。三家分晉以後。則紀魏君之年。未有用周王年者。蓋古者列國各有史官。紀年之體各用其國之年。孔子修春秋亦用其法。今俗本紀年改用周王之年。分注晉魏於下。此例起於紫陽綱目。唐以前無此式也。況在秦漢以上乎。紀年出於魏晉。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之妄。唯明代人空疏無學。而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故愚以爲是書必明人所葺。宋董氏、陳氏、馬氏書目皆無此書。知非宋人僞撰也。

此書蓋采摭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如顯王十六年。秦伐韓闕與惠成王使趙□破之。注云。不知是何年。又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是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月又三十五年。楚得吾帥師伐鄭。圍綸氏。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月赧王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注云。此年未的。此漢書臣讚注所引無年月如係古本如此。則紀年歷歷。何云未的。又云不知何年耶。

裴駟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二年矣。於殷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此二條今本紀年俱在附注中。相傳附注出於梁沈

約而梁書、南史約傳俱不言曾注紀年。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亦不言沈約有附注。則流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休文之前。其注史記已引此文。則此語不出於休文明矣。裴氏不云紀年有注。則此兩條者實紀年正文。未嘗別有注也。附注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亦托名休文作僞者之用心如此。

晉書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晉字。今本脫。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據此知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黃帝。亦後人僞託之一證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紀年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因堯偃朱之說。

十六國春秋

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凡兩本。其一見於何鏜等所刊漢魏叢書。僅十六卷。寥寥數簡。殆出後人依託。其一明萬歷中嘉興屠喬孫頊琳之所刊。前有朱國祚序。凡百卷。蓋鈔撮晉書載記。參以它書。附合成之。其實亦贗本也。攷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晁、陳、馬三家書目。不載崔鴻十六國春秋。則鴻書失傳已久。龔穎蓮歷圖載前涼張實以下皆改元。晁氏謂不知所據。或云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于世。莫得而攷焉。是宋人已無見此書者。明人好作僞書。自具眼者觀之。不直一哂耳。又攷北史崔鴻傳。鴻旣爲春秋

百篇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今本無序例年表。又鴻子子元奏稱亡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今本有敍事而無贊論此其罅漏之顯然者。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卷首題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武勝軍節度巡官林禹撰陳振孫謂錢儼所作託名林范宋史藝文志霸史類載此書十五卷亦云錢儼撰託名范坰林禹撰又別有錢儼備史遺事五卷世善堂書目作九卷今世所傳乃明錢德洪刻本前五卷唐五代及宋開寶戊辰後一卷始開寶己巳訖端拱戊子與史志卷數不合五卷之末題云大宋嘉祐元年丙申歲正月七日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使提舉戎瀘等七州賊盜甲兵專句當納溪夷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四代孫中孚寫致程俱北山小集中孚實中吳軍節度使元璗之曾孫於武肅爲四代孫也錢岱序謂范林二記室撰備史五卷至十九世孫緒山公命門人馬蓋臣補忠懿遺事合六卷刻之姑蘇今致蓋臣所撰唯吳越世家疑辨一卷德洪序中初不言補遺出其手岱蓋致之未審矣錢遵王記其家藏舊本止四卷又稱忠懿爲今元帥吳越國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何緣更有補遺顯係明人妄改惜不得遵王本一讀之。

唐書直筆新例一卷宋呂夏卿撰夏卿於仁宗朝預修唐書故作此例今以新書攷之殊不相應如書母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命將征伐諸條按之本紀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恩不當立傳宜見于鐵勒傳李白杜甫同傳不入文苑李適之當附恆山王傳今本皆不爾是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之許也歐公本紀頗慕春秋褒貶之法而其病卽在此夏卿新例益復煩碎非體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爲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

薛氏宋元通鑑

薛方山宋元通鑑意在推崇道學而敍事多疏漏其年月率不可信如崇寧四年四月以綦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攷崇禮本傳云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而崇寧四年乃在重和前十有四年崇禮尙未登科安得遽登內翰乎崇禮由翰林出知漳州據李心傳繫年錄乃高宗建炎四十月事而誤書於徽宗崇寧之年此甚可笑徽猷閣藏哲宗御集建於大觀二年在崇寧之後不得先有學士也

元祐二年書召陳師道爲祕書省正字適預郊祀云云遂以寒疾卒按是年四月書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此見於長編可信者也其後改潁州教授時蘇軾爲知州則是元祐六年事矣魏衍撰彭城陳先生集記稱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正字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廿九日今繫之元祐二年

其爲疏謬甚矣。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其分門十二。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廡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今所傳者元泰定四年江西刊本。每卷末附以王元亮釋文。

唐高祖武德四年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撰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太宗卽位二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此據文獻通攷。二年上似當有貞觀字。今攷疏義云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爲加役流。是則改絞刑爲斷趾。卽在太宗卽位之歲。故猶稱武德也。

魏李悝始造法經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漢丞相蕭何益以戶、興、廡、三篇。是爲九章之律。魏明帝更定新律十八篇。以刑名冠於律首。又分立劫掠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繫訊律、斷獄律、請賒律、興擅律、留律、警事律、償贓律、免坐律。其盜、賊、囚、捕、雜、戶、猶仍舊名。晉泰始四年頒新律。因漢九章增刑名。法例告劾、繫訊、斷獄、請賒、詐僞、水火、毀亡、宮衛、諸侯、十一篇合二十篇。梁武帝天監初頒律二十篇。曰刑

名、法例、盜劫、賊叛、詐僞、受賄、告劾、討捕、繫訊、斷獄、雜戶、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倉庫、廄、關市、違制。北齊河清三年制齊律十二篇，曰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欺、鬪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後周武帝改新律爲二十五篇，曰刑名、法制、祀享、朝會、婚姻、戶禁、水火、興、擅、衛宮、市廄、鬪競、劫盜、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廄牧、雜犯、詐僞、請求、告言、逃亡、繫訊、斷獄。隋文帝開皇初定新律，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此唐律所因也。

史通

劉知幾沈潛諸史用功數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爲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既沮抑于監修，又見嫉于同列，議論鑿枘，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輒加彈射，又恐讒謗取禍，遂於遷固已降，肆意鉛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誹議上聖，陽爲狂易侮聖之詞，以掩詆毀先朝之迹，恥巽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寘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後人大聲疾呼，目爲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論，要之蚍蜉撼樹，言匪由衷，柳翳隱形，志在避禍，千載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經三史，模楷万世，夫豈不知叔孫之毀無傷日月也哉？然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儼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

殊地理述士貢與志士物不異叢亭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爲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

司馬溫公稽古錄

陳少章云溫公是書於古人姓名犯國諱者往往易以它字如王匡作王輔石朗作石明敬翔作恭翔之類是也或二名減一如尹元慶作尹慶張元遇作張遇崔元暉作崔暉張敬達作張達錢宏佐作錢佐劉彥貞作劉彥之類是也或以字易名如秦朗作秦元明謝元作謝幼度王殷作王允中之類是也然其中如劉宏桓元徐圓朗許敬宗敬暉馬殷朱守殷李匡威樂彥貞之類又直書不避而李敬元作李敬貞於聖祖翼祖諱一避一否尤不可曉殆編纂恩遽或點竄未至耶末卷書仁宗建儲事於英宗廟諱皆稱諱而卷中陳曙一人凡三見恐出後人擅易非本文矣

量公邁歷代紀年

量公邁歷代紀年凡十卷有淳熙乙未七月量子綺後序及紹興壬子季春包履常跋公邁字伯谷號傳密居士官右朝散郎提舉廣東常平據子綺序稱族父下世後二十有四載當紹興之辛巳予在廣州見公邁題名云紹興九年歲在己未二月初吉當卽以其年卒距辛巳祇廿三載耳予所見係南宋槧本闕第一卷以包跋證之蓋唐虞三代至兩漢也子綺字仲皓

胡五峯皇王大紀

太史公書述五帝本紀，始于黃帝，班固古今人表，律歷志，依易繫詞。首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又依左氏傳，列少昊金天氏於黃帝之後。於是三皇五帝之日，五德代嬗之序，昭然其不可易矣。宋劉恕通鑑外紀，司馬光稽古錄，蘇轍古史，皆上溯伏羲，獨胡宏皇王大紀，以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爲三皇紀。伏羲至堯舜爲五帝紀，夏商周爲三王紀。編年之書，追述上古，始盤古氏，蓋起於此。而陳涆續編因之，然陳氏書錄解題，譏宏誤取莊子寓言及敍遠古之初，無徵不信，則當時有識者早議其後矣。羅泌路史在胡宏之後，微引益爲奧博，自後儒生侈談遠古，而荒唐之詞流爲丹青，蓋好奇而不學之弊。

東家雜記

東家雜記二卷。孔子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傳所撰。有紹興甲寅三月自序。傳於宣和六年，嘗撰祖庭雜記，其書雖不傳，猶略見于孔元措祖庭廣記中。此則從思陵南渡以後，別爲編輯，故祖庭爲東家者，殆痛祖庭之淪陷，而不忍質言之乎？攷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其時傳已稱本家尊長，而卷中所述孔氏世系，訖于五十三代孫洙，計其時代當在南宋之季，蓋後來別有增入矣。卷首杏壇圖說，與錢遵王所記正同。又有北山移文、繫蛇笏銘、元祐黨籍三篇，恐皆後人妄增，非傳意也。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勾」，避思陵嫌名，間有不缺筆者。元初修改之葉，辨宋板者，當以此決之。傳字世文，初名若古，元祐四年除仙源縣主簿，改今名。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宣和六年，以朝散大夫知邠

州。

孔氏祖庭廣記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先聖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夢得所編。前載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雜記本各自爲書。元措始合爲一。復增益編次。冠以圖象。并載舊碑全文。因祖庭之名。而更稱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書成于金正大四年。前尙書左丞致仕張行信爲之序。此本最後有五行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壬寅者。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年。蒙古未有年號。當宋淳祐二年也。金以開封府爲南京。元初尙沿其名。後乃改爲汴梁路。此書初刻於開封。再刻于曲阜。今何夢華所藏。紙墨古雅。的爲初印本。予嘗據漢宋元諸石刻。證聖妃當爲并官氏。今檢東家雜記及此書。并官氏屢見。無有作开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寶。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开。沿譌三百餘載。良可喟也。

東平王世家

元永貞東平王世家。卷首一葉。載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嘉禧殿裏有時分拜住司徒。

關闢平章。將元永貞所撰東平王世家三卷進上。奉聖旨交元復初作。趙子昂寫了刊行者。麼道聖旨了也。第一卷爲孔溫窟哇。太師國王都行省木華黎事。第二卷爲國王李魯、國王塔思事。第三卷爲太師東平武靖王霸突魯、丞相東平忠憲王安童、大司徒東平忠簡王兀都台、大司徒太常禮儀使拜住事。是時拜住尙未官丞相也。扎刺爾氏自木華黎以後。世襲國王。此書專爲安童一支而作。故于塔思之下注云。自王至今國王朵羅鰈。凡十二世。別有世系譜牒。此下不復具載。今元史於塔思下襲國王者。並闕而不書。據此世家知延祐之世。襲王者爲朵羅鰈也。史於木華黎、李魯塔思、霸都魯、安童傳多采此文。蓋其書以刊刻得傳。它貴族譜牒。兵亂皆付之煨燼矣。仁宗於元明善、趙孟頫字而不名。其優禮儒臣良可稱道。此書前有元明善序。卽奉敕所作。後有王頤跋。自署夷門。則是汴梁人也。

聖武親征錄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謚。攷元史。烈祖太祖謚。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平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祕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攷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爾忽也。闖拜。卽沈白也。暗都刺蠻。卽奧

魯合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合里

耶律楚材賜名也。

孔溫窟哇子五人忽魯虎兒期里窟爾木華黎不花帶孫木華黎子李魯

王嗣國

李魯子七人塔思

亦稱查

刺溫查

嗣國速渾察

王襲國

霸突魯伯亦難野蔑乾野卜乾阿里乞失霸突魯子四人安童定童霸虎帶和童

王襲國

安童子兀都台兀都台一子拜住此世家所述世次也予向據元明善東平忠憲王碑稱霸都魯爲塔思第二子疑元史木華黎傳以霸都魯爲李魯子爲誤今世家所載正與元史同世家係拜住門客所編又

係進呈本當必不誤矣元明善旣奉詔爲世家作序當悉其昭穆之詳而其撰安童碑乃復與此牴牾何

耶黃溍撰鄆文忠王拜住碑稱高祖李魯曾祖霸都魯正與世家合此書撰于延祐四年云傳國者一百

年稱孤者十五世今按木華黎之後襲國王者李魯也塔思也速渾察也忽林池也

見元史速渾察子

和童也忽

速忽爾也

見元史速忽爾子

朵羅鶻也中間尙有七人今無可攷矣朵羅鶻卽忽速忽爾之子天歷初從

上都舉兵見殺以脫脫之子朵兒只襲國王後至元三年以朵羅鶻之弟乃蠻台襲至正八年卒

平宋錄

平宋錄二卷丞相賀平宋表太師淮安忠武王贈謚制淮安忠武廟碑劉敏中撰并書淮安忠武王碑元明善撰丞相淮王畫像贊蘇天爵撰以上卷世祖至元元年入覲至英宗敕立碑至正三年正月跋失未丞相伯顏公勳德碑史周卿撰至元十三年建冊一年重立寇元德跋至正四年追封淮王制淮忠武王

廟碑王沂撰揭溪斯書至正四年渡江官員下卷按至元十三年詔修平宋錄十卷相傳劉敏中所修興此卷數不合且當時雖以伯顏爲大將而同事尙有阿朮阿里海涯諸人不應專記伯顏一人若至正四年追封淮王更在敏中既沒之後此錄必非敏中所修之本

四庫簡明目有平宋錄三卷云劉敏中撰舊題平慶安者誤也記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所載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皆元史所遺

祕書志

元祕書志四冊承務郎祕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祕書監著作佐郎商企翁編次凡十一卷分門十九曰職制曰祿秩曰印章曰解字曰公移曰分盤曰十物曰紙劄曰食本曰公使曰守兵曰工匠曰雜錄曰纂修曰祕書庫曰司天監曰興文署曰進賀曰題名前有至正二年五月公文一道計二百六十五葉

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黃蕘圃買得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及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各一冊郭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遷大名由江淮樞密院令史歷官福建都轉運鹽使言行錄者福州路教授徐東所編敏行錄則一時投贈詩文碑記也兩錄皆有黃文仲林興祖序黃序題至順二年辛未自來搜輯元代藝文者皆未之及爰表而出之

明諸司衛門官制

明諸司衛門官制三冊。不分卷。其目錄稱天下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衛門一千七百二十二處。布政司十三處。按察司十三處。府一百卅九處。州二百廿五處。縣一千一百八處。鹽運司七處。提舉司十一處。軍民府十一處。宣慰司十二處。宣撫司八處。安撫司廿一處。招討司一處。長官司一百五十三處。不載編次年月。據末冊武職衛門所列諸陵衛名。孝陵而外。唯有長陵、景陵、獻陵、裕陵。則是成化時刊本。故蘇州府無太倉州。松江府無青浦縣也。

文獻通攷

予讀唐宋史藝文志。往往一書而重見。以爲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馬貴輿經籍攷。係一人所編輯。所采者不過晁陳兩家之說。乃亦有重出者。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見卷百八十五經解類。又見卷百九十七小學類。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五卷。見卷二百一故事類。又見卷二百十六小說類。小說類作三卷。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百卷。見卷百八十六樂類。又見卷二百四十八總集類。李匡文資暇集三卷。見卷二百十四雜家類。而卷二百十五又有李匡義資暇三卷。不知義與文乃字形相涉而譌也。唐慎微大觀本草。與證類本草。卽一書。而誤分爲二。蓋著作之家多不免此弊。彼此相笑。自昔然矣。

杜君卿通典。志州郡避唐諱。改豫州爲荆河州。馬氏輿地攷。雖承杜典舊文。而改荆河爲豫。得其當矣。乃

於古揚州篇云分置南兗州南荆河州又於壽州下云荆河州刺史祖約云齊因之兼置荆河州云梁置南荆河州云尋改爲南荆河州此數處猶沿杜本之舊殆由卷帙重大一時失於檢照故耳

永樂大典

明實錄永樂元年七月論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攷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於禮部旣而上覽所進書尙多未備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晏璧爲副總裁命禮部翰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五年十一月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

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以冠之。其文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粵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神農氏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禹敍九疇。湯修人紀之數。聖人繼天之極。皆作者之君。所謂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暨乎文武相繼。父作子述。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孔子生周之末。有其德而無其位。承乎數聖人之後。而制作已備。乃贊易序書。修春秋集。羣聖之大成。語事功。則有賢於作者。周衰。接乎戰國。縱橫捭闔之言。興家異道。而人異論。王者之迹熄矣。迄秦有焚禁之禍。而斯道中絕。漢興。六藝之教漸傳。而典籍之存可攷。由漢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襲。蓋有足徵。然三代而後。聲明文物。所可稱述者。無非已。漢唐宋而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輿圖。以神聖之姿。廣述作之奧。興造禮樂制度。文爲博大悠遠。同乎聖帝明王之道。朕嗣承洪基。勵思繼述。尙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事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世遠祀綿。簡編鱗夥。恆嘅其難。一至於攷一事之微。汎覽莫周。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譬之淘金於沙。探珠於海。戛戛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羣分。著爲奧典。以氣者天地之始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

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攷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攷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樂大典。臣下請序其首。蓋嘗論之。未有聖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經道在聖人。六經作而聖人之道著。所謂道者。彌綸乎天地。貫通乎古今。統之則爲一理。散之則爲萬事。支流蔓衍。其緒紛紜。不有以統之。則無以一之。聚其散。而兼總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而無物不賅也。朕深潛聖道志在斯文。蓋嘗討論其指矣。然方幾浩鱉。實資玩覽。姑述其概。以冠諸篇。將以垂示無窮。庶幾或有裨於万一云爾。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朱國禎曰。永樂大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祕閣書。分韻類載。以備檢攷。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燬。又明年重錄一部。貯它所。國禎所謂重錄本。卽翰林院所貯。乃不言翰林。而言它所。是初寫時。本藏大內。國朝乃移于翰林也。今移貯於文華殿。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四

太平寰宇記

予所藏太平寰宇記。寶山朱寄園所贈。其闕卷與曝書亭藏本同。其書成于太平興國中。尙無十五路之分。故仍唐十道名目。幽涿雲朔諸州。雖未入版圖。猶著於錄。亦見當日君臣志。未嘗忘山前後也。是書體例。雖因李吉甫而援引。更爲詳審。閒采稗官小說。亦唯信而有徵者取之。有宋一代志輿地者。當以樂氏爲巨擘。竹垞有意貶抑。謂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要。豈其然乎。

輿地紀勝

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錢唐何夢華齋中見影宋鈔本。亟假歸。讀兩月而終篇。每府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敍沿革於州沿革之後。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爲之也。此書所載。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統之舊。然史志於南渡事多闕略。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者不少。前有嘉定辛巳孟夏自序。及寶慶丁亥季秋李重序。及曾□鳳劄子。象之字儀父。金華人。嘗知江寧縣。不審終於何官。其自序云。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

荆閩靡國不到。又云仲兄行父西至錦城。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而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爲夔路漕。則中甫疑卽觀之字。予又記一書稱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卽儀父之仲兄。而其父之名。則無從攷矣。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而流傳極少。又失三十二卷。想海內不復有完本也。

會稽志

會稽志二十卷。前有嘉泰元年十二月陸游序。其略云。直龍圖閣沈公作賓爲守。通判府事施君宿首發其端。撫幹李君兼。韓君茂卿爲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王度。朱鼐。永嘉邵持正。相與參正。累月乃成。沈公去爲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爲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旣成。屬游參訂其槩。且爲之序。是務觀但預參訂。而宋史藝文志旣載沈作賓。趙不迹會稽志。又載陸游會稽志。重複互異。可謂不考之甚也。攷作賓以慶元五年由淮東總領除越守六年。除兩浙轉運副使。而不迹代之。嘉泰元年改知潭州。而說友代之。志蓋剏始於慶元庚申。而藏事於嘉泰壬戌。前後凡閱三守。而通判尙未改秩。則宿於此志。誠有功矣。作賓。吳興人。淳熙十六年以承議郎知台州。有政聲。罷時民擁其轍不得行。且請留。

于朝事見
赤城志。

會稽續志

會稽續志八卷。梁國張湜撰。有寶慶元年三月自序。其提刑、提舉、進士題名。皆前志所未有。而人物一門。

亦多補前志之闕漏。吳越錢氏嘗稱越州爲會稽府。前志不載。獨見於此書。可見其留心掌故矣。志成於寶慶初。而題名訖於景定。蓋後來次弟續添也。誤作志當汪綱爲守之日。故所紀綱政迹爲詳。末卷載餘姚孫因越問一篇。亦多贊誦汪守之語。

赤城志

赤城志四十卷。陳耆卿壽老撰。有嘉定癸未十一月自序。稱前守黃營命余偕陳維等纂輯。會黃去。恩僅就未備。束其橐十年矣。今青社齊公領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又云。意所未解者。特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特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特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洵得著書之體。而可爲後代法者矣。其辨誤門有一條云。台州天慶觀。有唐開元真容應見碑。蓋開元二十九年立也。後題朝散大夫使持節臨海郡諸軍事守臨海郡太守及桐柏觀碑。天寶元年立。則作朝請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長源。此一人耳。所載官稱及郡號不同如此。攷唐天寶元年改台州爲臨海郡。至乾元元年復爲台州。不應開元二十九年便稱臨海郡。天寶元年卻稱台州。又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至天寶元年復改刺史爲太守。不應開元二十九年已稱臨海郡太守。而天寶元年旣改太守。復號刺史。非二碑有誤。則史之誤也。予謂壽老之辨當矣。然以情理度之。不特史文無誤。卽碑刻亦未嘗誤。蓋天寶改元。

卽在開元二十九年之次年而改州爲郡。在是歲二月則二月以前尙稱台州刺史也。真容應見勅雖在開元二十九年而台州距長安遼遠。守臣承詔刊石不妨遲至次年則此刻必在桐柏觀碑之後。其稱臨海太守亦非誤也。耆卿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宋史不爲立傳。攷中興館閣續錄稱寶慶二年正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十一月轉校書郎。紹定元年十二月除祕書郎。三年十二月除著作佐郎。六年十月除著作郎。端平元年二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除將作少監。赤城新志言其官至國子司業。但不云卒於何年。亦未審壽若干也。此書經明人重刻。如第卅三卷載杜範爲史嵩之所鳩。第四十卷載蔡家橋事。皆明人竄入。殊非陳氏之舊。安得宋槧本而刊正之乎。

嚴州重修圖經

嚴州圖經予所見者淳熙重刻本僅存首三卷。前有紹興己未正月知軍州事董弁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學教授劉文富序。文富蓋承郡守陳公亮之命訂正是書者也。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及勅書榜文二道。蓋淳熙丙午之歲高宗尙在德壽宮故有太上之稱。攷董弁初刻此志本題嚴州圖經。陳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輿地紀勝陳氏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新定志。蓋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標題。續志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之目。名目雖異實非有兩本也。

新定續志

新定續志十卷。前有景定壬戌方逢辰序。編纂者浙漕進士州學學錄方仁榮。迪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璫。郡守則天台錢可則也。可則字正己。景定元年以直寶章閣知嚴州。三年升直寶文閣。任滿四月升直敷文閣。知嘉興府。五月除尚左郎官。尋除直徽猷閣。浙東提舉。志稱五王之胄。相國之孫。相國謂象祖也。此志成於可則莅郡之日。而卷首載咸淳元年升建德府省劄。其知州題名則可則後續列郭自中等八人。蓋後來續有增入。宋時志乘大率如此。

琴川志

琴川志。自宋慶元初縣令孫應時創始編葺。其書久失傳。淳祐十二年龍泉鮑廉知縣事。屬邑土鍾秀實、胡淳、討論袁輯。列爲十門。曰敍縣敍官敍山敍水敍賦、敍兵、敍人、敍產、敍祠、敍文。每門又有子目。題云重修琴川志。有寶祐甲寅中元日朐山邱岳序。元至正末。知州盧鎮購得舊本刊行之。題其後云。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今世所傳者。僅汲古毛氏重刊本。攷各卷末別無附見之文。則亦非鎮之舊矣。鎮又有續志。紀元時事。今並湮沒無存。獨鮑氏書尙完好可讀。予所見宋縣志。若高似孫之剡錄。楊潛之雲閒志。凌萬頃邊實之玉峯志。并此而四。然敍述有法。辭簡適中。當以此志爲最善也。宋史新編德祐元年二月元兵入臨江知軍鮑廉死之五月贈華文閣官其一子是亦節義之士常熟東鄉地。明宏治十年割入太倉州。志所載雙鳳鄉、許浦鎮、塗崧鎮、支塘市。

甘草市、直塘市、穿山、七浦、沙頭郵，皆今太倉境。

金陵新志

張鉉金陵新志十五卷，有至正三年南臺御史索元岱序。鉉字用鼎，闕中學古書院山長。前載文移稱浮光張鉉，則光州人也。此書本續景定建康志而作，前志所有者不具載。其於江南行御史臺建置本末及御史大夫以下題名，最詳備。

太倉州志

太倉州志十五卷，明崇禎十五年知州錢肅、樂虞孫延邑士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受先刊修。分封域、營建、官師、學較、風土、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藝文、瑣綴十五門，每門各有子目。受先復社名士於地方利病，剴切言之，洵非率爾操觚。其書常作嘗，由作繇，校作較，檢作簡，則避明諱也。予昔游四明，於范氏天一閣見張寅太倉州志，乃嘉靖丁未刻本，頃館裏東訪藏書家求嘉靖志，竟不可得。即此志亦漫患缺損，非復初印面目矣。

吳越有國時，嘗以蘇州爲中吳府，正史郡志皆失載。此志敍沿革云：五代屬錢氏中吳府，勝於郡志多矣。志又云：宋爲崑山之域，政和中陞州屬平江府，後爲姑蘇郡。此則大誤。政和中升蘇州爲平江府，其所屬五縣如故，蘇州故有吳郡之稱。南渡後，范石湖修志，尙稱吳郡。初無改名姑蘇事，如志所言似政和升崑

山爲州其後又改州爲姑蘇郡矣豈不大可笑乎

元末遂昌鄭元祐僑居蘇州所著有僑吳集明德卽元祐字也吳仲超謂鄉賢祠鄭公明德是何許人在州志三大疑之一受先志仍收入文藝傳竟不知明德之爲元祐明人好談名節而於紀載多失討論如此者蓋不少矣

浙江通志

浙江通志人物傳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入仕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遷翰林學士承旨年九十七謚文簡厲太鴻宋詩紀事亦云景定初遷翰林學士今攷周公謹齊東野語謂其終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名是嚴州亦未到任況入翰林乎南宋入翰林者但稱直院真除學士者已不多見若承旨則必老成久次如牟子才者始得之更非其實矣朱存理鐵網珊瑚載子固梅竹譜有葉隆禮跋云子固晚年工梅竹步驟逃禪予自江右歸將與之是正而子固死矣末題咸淳丁卯是子固之卒在丁卯以前宋猶未亡而姚桐壽樂郊私語乃謂子固入元不樂仕進從弟孟頫來訪旣退使人濯其坐具此委巷無稽之談庸足信乎

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選舉門載元時進士題名皆誕妄不足信予嘗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以此志校之志載是

年登科十五人。有兩陳植。一貫寧州。一貫永豐。據錄止有王充耘、李炳、李毅在二甲。陳植、徐邦憲、朱彬在三甲。其餘皆無之。植貫永豐。未嘗有寧州之陳植也。而三甲第廿六名艾雲中。第廿八名熊燿。並籍龍興路。此灼然可信者。而志反遺之。蓋志所采者多出於家乘墓誌。凡曾應鄉舉者。皆冒進士之名。而修志者不能別擇也。且如元之設科。始於延祐二年。而志乃有至元丙子鄉試。大德戊戌進士。大德鄉試諸人。是并元史全未寓目矣。又有因涉獵史傳而轉誤者。人物門於瑞州收元之劉秉忠。此舊志所無。采元史補入。自謂淹博。而不知其大不通也。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至理宗朝。始避諱更名。若劉秉忠久居邢臺。其先世居瑞州。而仕于遼金。則是遼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矣。志家不諳地理。不校時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豈不令人噴飯滿案乎。

風俗通義

應氏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稱三十二卷。錄一卷。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宋史及晁氏陳氏書目皆云十卷。則已失其三之二矣。今世所傳。唯元大德刊本。前有行都水監李果序。後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知其書在南宋時已難得。又言譌舛已甚。得館中本及孔寺丞本。互相參校。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其譌謬相承非一日矣。盧學士召弓嘗寓書問愆禮篇。載徐孺子負篋弁涉齋一盤醯。篋弁二字何義。予答云。此必算字之譌。史記鄭當時傳。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云。算、竹器也。算與匱同。說文。匱。澆米籩也。十冠禮。爵弁皮弁繙布冠各一匱。注。匱竹器名。本算字誤分爲兩字。遂不可識矣。予又嘗采輯應氏逸文一册。學士見而喜之。爲刊入羣書拾補中。頃歲讀馬總意林。僧元應一切經音義等書。續有所得。惜學士已逝。不及增入矣。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七卷。前有序一篇。不題姓名。當是唐人手筆。後有淳熙七年二月沈揆跋。又有攷證一卷。後列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鉉。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又有監刊同校諸人銜。皆以左爲上。蓋台州公庫本也。淳熙中高宗尚在德壽宮。故卷中構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前序後有墨長記云。廉臺田家印。宋時未有廉訪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閒有修改之葉。則於宋諱不避矣。

容齋隨筆

洪氏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卷首皆有自序。唯五筆僅十卷。而無序。蓋猶未成之本也。隨筆初刻於婺州。至嘉定壬申。從孫伋。由贛州守擢江西提刑。合五筆刻之。章貢。有何異及邱櫨前後兩序。又十年。伋守建寧。再刻于郡齋。伋自爲跋。稱從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則嘉定十六年八月也。最後有紹定改元臨川周謹跋。稱贛本漫不可辨。以建本參攷鍛梓。則第

三刻矣。今世所傳者明季吾邑馬元調刻本。唯存何異。一序餘皆削之。此明宏治八年活字印本。板心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兩行八字。前有錫山華煜序。正文皆作夾注。不依元刻。不如馬本之精。而序跋俱完好。勝于馬本。

揮塵錄

王明清揮塵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世所傳者常熟毛氏津逮祕書本。予嘗見宋刻殘本。僅後錄首兩卷及第三錄三卷耳。卷首題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明清姓名。又有慶元元年實錄院移泰州牒二道。並云訪聞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塵前後錄。而不及第三錄者。據明清自述。前錄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日作。後錄紹熙癸丑官都下作。第三錄慶元改元吳陵官舍作。吳陵卽泰州也。甫經脫稿。尙未流傳都下。故公牒未之及耳。前錄言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計其生年當在建炎元年丁未。至慶元乙卯卒泰州。年已六十九矣。朝請大夫蓋其所終之官。享年若干。則無從考也。仲言習于掌故。所記載有裨正史者甚多。予嘗采宋次道及仲言所述。謚彙爲一編。淳熙以後。則取正史參以它書補之。較之王圻謚法。攷所得多矣。說文無摠字。總管總領之總。皆當从糸旁。前史多作摠。或作惄。此隸體之譌變。治平改都部署爲都總管。其文从糸不从手。是爲復古。仲言轉以稽攷不審。訾之。此以不狂爲狂也。

履齋示兒編廿三卷。宋廬陵孫奕季昭撰。顧千里云。嘗見影宋鈔本。首題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有開禧元祀九月上浣自序。宋史無傳。不得其出處。本末子嘗見蘇州府學石刻陳襄經筵薦士章疏。稱尙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奕士行著於鄉闈。節義信于朋友。所至以善政聞。攷襄薦士疏在熙寧十年。與開禧遠不相及。蓋別是一人。非季昭也。頃又見婺州題名有孫奕。嘉祐五年四月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在任改虞部郎中。嘉祐與熙寧相去不遠。未審卽襄所薦否。

史繩祖學齊佔畢

史繩祖學齊佔畢四卷。前有自序。題淳祐庚戌吉月睂山史繩祖慶長書於梓漕極堂。後有景定壬戌冬至鄱陽郭困跋。繩祖之大父武陽府君字子堅。精於篆隸。嘗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其書今不傳。所載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卽武梁祠石象也。頃錢唐黃小松郡丞於嘉祥縣之紫雲山搜得之。而繩祖謂此碑在資州宅博雅堂下。制樑又輦運寘之。明新有譌脫二字。疑是蜀中又有翻刻本。亦異聞也。史氏以梁高行至范且爲第一碑。伏羲至樊於其頭爲第二碑。使者長婦兒至縣功曹爲第三碑。

石刻鋪敍

石刻鋪敍二卷。廬陵曾宏父所作。首列紹興御書石經。益部石經。次鐘鼎彝器款識帖、祕閣前帖、卽濱化帖、絳帖、長沙廬陵清江武岡諸帖、元祐祕閣前帖、汝帖、武陵帖、淳熙祕閣前帖、續帖、羣玉堂帖。而終以鳳墅前

帖、畫帖、續帖、鳳墅者，宏父所居，故自題鳳墅逸客。云前帖二十冊，畫帖二冊，續帖二十冊，皆宏父裒集宋朝名人真蹟，刻寶廬陵鳳山別墅者，宏父之父三復字無玷官至刑部侍郎，宋史有傳，而不見宏父名。此書又不載于藝文志，唯秀水朱錫鬯曝書亭題跋有之，而誤以宏父爲南豐曾惇之字，不知其歲月不相應也。宋時江西有三曾，皆衣冠之族，樓大防送無玷寺丞知池州詩云：我朝衣冠盛，名家數三曾。南豐暨贛川後起參溫陵，邇來螺川族，駿駿皆簪纓，南豐之曾顯於東都，至子固兄弟名益盛，子宣遂至宰相，贛川之曾則茶山與其兄開，皆南渡侍從廬陵之曾，則三復三聘，宋史皆有傳，所謂螺川族也。溫陵謂公亮，宋時曾氏宰相，自公亮始，故樓詩牽連及之。公亮閩人，非江西人也。竹垞所舉名惇字宏父者，王明清之外祖揮麈錄屢見其名，實子宣之孫仕紹興朝，而此宏父著書在理宗淳祐之世，相距百餘年，其非一人無疑。

癸辛雜識

周公謹癸辛雜識，今世流傳有二本，一爲商氏稗海所刻，闕落非足本，一爲毛氏汲古閣本，前集後集各一卷，續集別集各二卷，最爲完善，而魯魚亥豕之譌，難以枚舉，其最可笑者，別集上卷兀朮石脩四朝國史，其贊史浩略云云兀朮石脩四字，乃尤木石脩之譌，尤脩，理宗朝史官，木石蓋其號，別集載蔡杭事，此西山之孫，九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蔡抗，予曾見石刻題名，乃是杭字，雜識固誤，宋史亦未可據。

公謹自言。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壬辰歲予實生于郡齋。則宋亡之歲。公謹僅四十有五。而書中載大德改元事。其年歲在丁酉。是六十六歲尙無恙也。戴表元序齊東野語述公謹之言云。我家中丞自齊遷吳。及今四世。又云。大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以湖州府志攷之。章文莊者。良能也。中丞名祕。公謹之曾祖。至所謂大父侍郎者。志亦未之及也。

夢梁錄

夢梁錄二十卷。錢塘吳自牧撰。有自序。後題甲戌歲中秋日。蓋元順帝元統二年也。若前六十年。則爲宋咸淳十年。宋祚未亡。不當有滄桑之感矣。自牧事迹無可考。但其人旣目覩臨安解華之盛。而書成於元順帝之初。則必隱遁而享高壽者矣。

輟耕錄

元人說部。莫善于南邨輟耕錄。然亦有傳聞失真者。如第一卷載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曰。此卽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濱。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帝因謂曰。汝能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此楊太史瑀所云也。予謂世祖取江南。初未親在行間。其時河南久入版圖。何至濟軍無舟。

時勢絕不相應。此必太宗壬辰春由河清縣白坡渡河事。而誤以爲世祖也。

金史烏林答胡土傳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爲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橐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

湧幢小品

朱國禎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好談掌故。品題人物。不爲刻深之論。蓋明季說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書。多有差誤。如張彪稱其妻爲鄉里。見南史。而誤以爲楊彪。王文公父名益。而誤以爲蓋。止謗莫如自修。魏司空王昶語。見三國志。而誤以爲文中子。宋置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寶謨閣藏光宗御集。見宋史職官志。而誤仍寶謨爲神宗閣名。元進士分左右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左。漢人南人爲右。今元統癸酉至正辛卯兩科題名具在。左右榜各分三甲。犧然不紊。乃謂漢人不得居榜首。以第二爲狀元。則紕謬之甚矣。彼特見元本紀及選舉志。例書廷試進士賜某某等及第出身有差。漢人必在第二。故狃爲此說。而不悟其爲史家省文。且左右榜之分。選舉志有明文。朱亦不能細檢也。

日知錄

顧氏日知錄辨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會不與文公同時。攷左氏傳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卽隨會也。正是晉文公時。通鑑載李景伯迴波詞云。回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飲已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本是六言絕句。攷孟啓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

載優人詞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蓋迴波之體如此大
唐新語載景伯詩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以爲據且謂其體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
言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謝肇淪云宋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顧氏引以爲祧廟不諱之證謂當寧宗之世真宗已
祧此亦非是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見於趙順
孫四書纂疏及吳革所刊易本義班班可攷謝在杭未見真宋本故有此言豈可依據攷宋寧宗之世太
廟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未嘗祧真廟顧氏偶未審爾

池北偶談

王阮亭池北偶談謂東坡詩司馬相如如作上聲攷東坡和陶雜詩昆蟲正相齧迺比蘭相如如讀去聲
與去慮住爲韻非讀司馬相如爲上聲也

天祿識餘

天祿識餘詹事平湖高士奇所撰有一條云周禮漏下三刻爲商商音滴按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爲
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既以商量爲義則讀如參商之商明矣商商二字形聲俱別豈可讀三商
爲漏滴之滴且其文出儀禮鄭注乃誤作周禮又妄改爲漏下三刻是并周禮亦未嘗讀也邵長蘅古今

韻略十二錫部商字下亦引日入三商爲昏其誤與高氏同兩君皆有文名而不讀書故涉筆便誤。

洗冤錄

洗冤集錄五卷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前有淳祐丁未嘉平節前二日自序蓋宋槩本卻有聖朝頒降新例數葉列于首卷之前皆至元大德延祐閒文移則元人增入也慈不知何郡人其書不載于宋史藝文志而至今官司檢驗奉爲金科玉律但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耳輒耕錄記勘釘事以爲瓶聞然此錄已先有之矣

證類本艸

此書有兩本其一題云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卷目錄一卷前有大觀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艾晟序序後有一方記云大德壬寅孟春宗文刊行後題春穀王秋捐資命男大獻大成全校錄殆明人翻元刻也其一題云經史證類政和本草前載政和六年康州防禦使入內醫官曹孝忠序云蜀人唐慎微因本草舊經衍以證類臣親奉玉音謂此書實可垂濟乃詔節使臣楊俄總工刊寫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謹奉明詔刪解緝紊務底厥理凡六十餘言請目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是書初刊于杭州漕司艾晟序謂慎微不知何許人其云大觀本草者因校刊之年題之也其後曹孝忠被旨校刊乃系以政和之名若慎微著書實在元祐之世不特非政和亦非大觀也其書本名經

史證類備急本草大觀政和皆後來所題而政和之名出于朝旨則當以政和爲正然南宋人多稱大觀本草者政和新修之本經汴京淪喪不及流播東南陳直齋所收亦祇浙漕司本故未暇訂正耳今所傳政和本乃元初平陽張存惠重刻增入寇宗奭本草衍義亦非孝忠之舊題記云泰和甲子下己酉冬實元定宗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有六載矣而存惠猶以泰和甲子下統之隱寓不忘故國之思或以爲金泰和刻則誤矣

星經

今世俗所傳甘石星經不知何人僞撰大約采晉隋二志成之續漢書天文志注引星經五六百言今本皆無之是劉昭所見之星經久失其傳矣

丹元子步天歌

丹元子步天歌不著撰人姓名相傳以爲唐王希明所撰鄭樵獨非之以爲丹元子隋之隱者與希明各是一人然歌詞淺陋不似隋人文字隋書經籍志亦無此書其非隋人明矣古天文家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宮爲三垣者太史公書太微屬南宮天市屬東宮晉隋二志則分中外宮與二十八宿爲三列而太微天市雜敍于中宮之次使丹元果隋人則唐初李湧風修隋志何不一述三垣之說乎漁仲好異而無識欲取俚鄙之歌駕乎前志之上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也

數學九章

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曰大衍。曰天時。曰田域。曰測望。曰賦役。曰錢穀。曰營處。曰軍旅。曰市易。蓋自出新意。不循古九章之舊。有湧祐七年九月自序。攷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歷測天爲詳。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卽此書而異其名耳。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歷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善繼人志。當爲黃素之校讎。嘗從吾游。小試丹鉛之點勘。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黃本書籍。九韶豈其苗裔耶。李梅亭嘗爲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任何縣尉。則無可攷矣。嘉熙以後。蜀上陷沒。寄居東南。故得與直齋往還也。予又攷景定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九韶。湧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其一制幕題名。寶祐門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癸辛雜識稱九韶秦鳳閒人。與吳履齊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罷歸。晚竄梅州以卒。今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可見矣。

測圓海鏡細草

元樂城李治仁卿測圓海鏡十二卷。設問百有四十。有問有答。有法有草。皆用立天元一布算。自序謂得洞淵九容之說而衍之。今洞淵書久失傳。不知何人所作矣。書成于戊申九月。其時蒙古未有年號。泊至

元二十四年其子克修刊刻王德淵撰後序云先生病且革語其子吾平生著述可盡燔去獨此書雖小數吾嘗致力後世必有知者其矜重如此郭守敬撰授時術求周天弧度立天元一爲半徑卽李氏法也明儒無通算術者長興顧應祥得其書謂立天元無下手處別用勾股帶縱求之而盡削其細草此鄭人之買櫝還珠也

革象新書

趙緣督先生革象新書元槩本門人三衢章濬纂輯不分卷每葉廿六行行廿四字明初義烏王禕有刪本其篇目前後與此互異王序謂其書有推步立成諸篇皆載占驗之術今檢此本初無之豈王所見別有一本耶邵康節元會運世之數後儒尊信莫敢有異議者獨緣督譏其不可準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不特七政無摠會之事抑且散亂無倫此眞通人之論非精于推步者不能知非胸有定見者不能言也

寶祐會天歷

宋寶祐會天歷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於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爲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

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謠。未可信以爲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疇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爲何語矣。崑山徐相國家宋槩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鳥爲亂鳥。姤爲遘。恆爲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爲禾乃登之謠。

三秆撮要

吳門黃氏有宋槩三秆撮要。凡五十七葉。不題撰人姓名。又無刊印年月。而紙墨極精。攷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一卷。又一本名擇日撮要秆。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云。其尊人尙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即是書也。其書每日注天德、月德、月合、月空所在。次列嫁娶、求婚、送禮、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動土、入宅、安葬、掛服、除服、詞訟、開店庫、造酒麴醬醋、市賈、安床、裁衣、入學、祈禱、耕種吉日。凡廿二條蓋司天監用以注朔日者。其所引有萬通秆、百忌秆、萬年具注秆、萬年集聖秆、會要秆、會同秆、廣聖秆。大率皆選擇家言也。鄭樵藝文略。有太史百忌秆圖一卷。太史百忌一卷。廣濟陰陽百忌秆一卷。呂才撰廣聖秆一卷。晉苗銳集萬年秆十七卷。楊惟德撰集聖秆四卷。楊可撰今皆不傳。此書又引劉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倪和父諸人說。蓋皆術數之士。

今無有舉其姓名者矣。

大乙統宗寶鑑二十卷前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其求太乙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予嘗詢之元和李尚之尚之曰宋同州王湜易學曰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五六分之間者終於五分五代王朴欽天秝是也以七千二百爲日法終於六分者近年萬分秝是也以一萬分爲日法終於五六分之間者景祐秝法載於太一遁甲中者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爲日法者此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爲一率歲實爲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爲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卽授時之歲實也其氣湖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一萬爲日法不以一萬五百爲日法所謂欲蓋彌章者也王肯堂筆塵載此書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所見本積年至明正德十二年蓋後人增改非復大德舊本矣

梅花喜神譜

宋伯仁梅花譜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及載唯錢遵王述古堂書目曾列其目今吳中黃氏有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欲開八枝大開十四枝下卷爛熳十八枝欲謝十六枝就實六枝凡百圖每圖各有標目各綴五言一絕句題云喜神者宋時俗語以畫像爲喜神也前有伯仁自序後有向士璧葉紹翁序跋蓋初刻于嘉熙戊戌此則景定辛酉金華雙桂堂重鋟本也伯仁、

字器之湖州人自號雪巖耕田夫詩載江湖小集昔侍沈歸愚尙書每言爛熳之熳不當从火旁古人只用漫攷字書實無熳字疑始於明代今見南宋錢本已作爛熳乃知此字沿譌有自要不得以是藉口致貽通人之誚也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議對篇春秋釋宋魯桓務議二句注家皆未詳惠學士奇云案文當云魯僖預議公羊經僖二十一年釋宋公傳云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預與與同轉寫譌爲務耳

文選注

潘岳閒居賦注引安革猛詩祁祁我徒予向疑安革猛不知何人詢之海寧陳仲魚鱣乃知革猛爲韋孟之譌安乃衍字也檢漢書韋賢傳果如仲魚言

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賦注引新論云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二注不同當以後注爲正蓋子雲因作賦而病未嘗因病而卒也前注明日遂卒卒字殆傳寫之誤不特非新論本文並非李善注之舊也何義門謂新論出于妄人附益者蓋未檢文賦注之故或據此注謂子雲卒于成帝之世未嘗

仕莽何異癡人說夢邪。

文選元槧本

文選李善注元槧本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稱伯顏字曰正卿而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曠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于朝僕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矣。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衢山精舍葉棻子實編富學堂魏齊賢仲賢校正每卷或析爲上下或上中下以前所列目計之實不止五百人舉其大數耳竹垞所見崑山徐氏元槧本稱二百卷今吳興劉氏藏本祇百卷豈竹垞併所析之卷計之耶四庫全書云今鈔本一百十卷亦不甚合。

陸宣公集

陸宣公集廿二卷制誥十奏草六中書奏議六前有權德輿序後載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等劄子其書遇構字小書太上御名慎字小書御名若先代諱但缺筆而已蓋乾道淳熙間槧本錢遵王所見大字

本卽此也。權序所述三項名目與此刻同。惟奏草中書奏議皆作七卷。疑轉寫誤六爲七耳。唐書藝文志所載翰苑集十卷卽制誥。其云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卽奏草與中書奏議驗其目錄無不脗合。若晁氏所載奏議十二卷則元祐經進之本止取後十二卷不及制誥也。權序雖標翰苑之名而中書奏議實非翰苑之作。則此題宣公集者爲得之。權公序文絕不云翰苑集殆刊書者錄權序於翰苑集之首後來併爲一集沿此名而不悟其非故略爲辨正之。此書向爲徐氏傳是樓物頃歲鮑以文得之以贈嚴久能今久能又以遺予子孫其善守之。

韋蘇州集

韋蘇州集十卷前有嘉祐元年王欽臣序後附沈作喆所撰補傳最後有拾遺三葉其目云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驗其款式當卽是乾道槩本而於宋譁初不回避蓋經元人修改失其真矣劉禹錫太和六年除蘇州刺史有舉韋應物自代狀與左司同姓名而實非一人作喆作傳聯合爲一篇終雖有疑詞然失史家矜慎之義矣。

臨川集

陳少章書臨川集後云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中知撫州詹大和校刊黃次山爲序序言此集向流布閩浙詹子自言所校悉仍其故先後失次譌舛尙多今按集中七十六卷謝張學士書卽七十八卷與孟逸

祕校手書之五文重出而題互異又九十九卷金太君徐氏墓誌自夫人天性篤於孝謹上凡脫一百七十六字後卷又有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一篇具載全文則先後失次譌舛尙多誠如詹守之言它若第九卷詠叔孫通詩載宋景文集冊卷春江詩乃方子通作詠叔孫通詩吳曾漫錄已辨之蔡絛西清詩話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艷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七十卷相鶴經一條本淳邱舊文皆荆公偶書寘方冊間而亦誤編入集此見於困學紀聞中吳紀聞廣川書跋者也據葉少蘿詩話荆公集乃宣和中薛肇明奉敕編成肇明名屢見公詩則其人素出入門下宜所編皆精審不應有如上所疏諸條之失或肇明所編別是一本與閩浙刊布者異耶馬氏經籍攷載臨川集百冊卷與此本卷數不同則當時有二本明矣大昕案少章所舉詹本之失信矣薛肇明卽薛昂徽宗時以迎合蔡京執政此小人而無學者雖出入介甫門下其編次庸有當乎

查氏注蘇詩

查慎行注東坡和陳述古拒霜花詩引古靈先生行狀公名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按古靈福州侯官人而堯佐閩州閩中人堯佐子名述古而古靈字述古兩人並非同族豈可溷而爲一若不行狀差舛則查所引誤矣

潘水集

嘉慶壬戌重陽後三日訪佺山大令於雉城官署信宿東齋於架上得此集披閱再三歎其學有本原非蹈空逞辯者可比而宋史不爲立傳其事迹遂無攷今據集中可見者略言之蓋以元豐二年登進士歸里五年攝夏陽令又嘗爲耀州教授元祐紹聖閒官於潞州元符二年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崇寧初累遷直祕閣熙河轉運使三年改知鄭州又改陳州四年移冀州其秋除河東轉運副使其後嘗爲刑部郎官奉祠又嘗知夔州再任提點雲臺觀終于集賢殿修撰其撰范恭人墓誌云熙寧二年予生十八計其生年當在壬辰而集中又有賀皇太子登寶位表則靖康丙午歲履中尚無恙其壽已七十有五不知終于何年也履中家於長安而自題趙郡蓋舉郡望而言又或自題東蒙則未詳其故矣

野處類橐

洪文敏野處類橐二卷吳門徐淡如鈔以見贈頃見戈小蓮家藏本前有自序一篇因鈔于簡端序稱甲戌之春家居臥病甲戌者紹興二十四年也然細讀此集似不出文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普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汙常謂泗州大聖塔也公生于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卽早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元聲如愚起萃三兄及懷舍弟逢年時歸婺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矣

鶴山先生大全集宋槧本黃孝廉堯圃所藏有吳淵序吳潛後序又有跋一篇未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其下殘闕姓名不可攷矣細繹其文蓋亦蜀人登寶慶元年進士嘗通判靖州者此集先有姑蘇溫溪兩刻本皆止百卷至是始合周禮折衷師友雅言并它文增入爲百有十卷故有大全集之稱所憾闕失十有二卷卽存者亦不無魯魚亥豕之譌又有合兩卷聯爲一卷者然世間恐無第二本矣

師友雅言第三卷有一條云自成都僉判主文眉山鶴山年二十四致文靖生於淳熙戊戌嘉定元年登第三十一次除成都僉判其主文眉州年三十四非二十四也

陵陽先生文集

牟巘陵陽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次子應復所編蓋非生前手定之本應復跋稱悉心裒輯十未及一卽所知如閣平章先世墓銘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皆未得本則其散失多矣予家有趙子昂書松江寶雲寺記亦獻之作今不載集中此可補應復之闕者也跋稱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是獻之卒於元至大四年辛亥當生于宋寶慶三年丁亥矣

石田集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槧本凡詩賦五卷文十卷俱完好集中有寄獮子山詩卽元史之巘巘本康里

氏子山其字也。巒與獮同乃高切。獮音亦相似。譯語無定字耳。監本巒誤作巒。乃傳寫之譌。證以石田集益信。

金華黃先生集

予初見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嘉靖辛卯仙居張儉所刻。以意刪削。春風亭筆記本別爲一編。雜人文集。次第紊亂。尤爲可憎。頃在吳門。聞黃蕡圃收得元槧本。假讀之。雖不標目。捐齋之名而合前後集數之。與行狀卷數恰合。蓋文獻手定本。以齋名爲集名。厥後門弟子校刊。改題金華黃先生。以示尊崇之意。非有兩本也。

偶桓江雨軒藁

江雨軒藁八卷。自題義易偶桓武孟。按太倉志。偶桓字武孟。少嘗接識楊維楨。倪瓈。瓈亟稱之。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爲崇安從事。授廣西桂林河泊大使。終荆門州吏目。致仕歸。遇淮南故人蔣文用。卽隨入京。僑居建安坊下。放情觴詠。久之乃還。卒年八十二。家桃源涇。築江雨軒。每自題瞎牛。又號海翁。志所云桃源涇者。卽茜涇也。明初茜涇尙屬崑山縣。故黃容敍其集稱爲崑山偶武孟也。其辛卯立春日試筆詩云。野老行年七十三。是武孟生于元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其卒當在明永樂十八年庚子矣。武孟有自題桃花書屋詩。云。野翁家住桃源曲。手種桃花結書屋。太平老作葛天民。自喜無榮亦無辱。又有元夕

寫與客尚上諸友詩。予所藏乃葉文莊墓竹堂鈔本。前有巡撫宣府關防印。

曝書亭集

朱竹垞博極羣書。題跋皆不苟下筆。百餘年來人無間言。然涉獵既多。未免千慮一失。如石刻鋪敍。本廬陵曾宏父撰。與南豐曾惇字宏父者絕不相涉。而誤以爲一人。曩歲李南澗刊此書。予始爲攷正。今四庫全書目即采予說也。其跋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云。咸淳二年臨川李駒子野撰。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其跋濟生拔萃方具列元時醫家。則李希范居其一。攷咸淳二年丙寅距德祐丙子宋亡僅十載耳。希范與晞范子明是一人。而朱別而爲二。不加訂正亦所謂明察秋毫不見目睫者矣。

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一冊。予友汪炤少山游浙東。從范氏天一閣鈔得之。其書有目而無敍釋。每書之下多注闕字。陳直齋所見蓋卽此本。題云紹興改定。今不復見題字。或後人傳鈔去之耳。朱錫鬯跋是書。謂因鄭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注釋。今攷續宋會要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堅言。乞下本省。以唐蘄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按訪是今所傳者。卽紹興中頒下諸州。軍按訪之本。有目無釋。取其便於尋檢耳。豈因漁仲之言而有意刪之哉。且漁仲以薦入官。在紹興之

未登館閣，旋卽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傾動一時。若紹興十二年，漁仲一閩中布衣耳，誰復傳其言者。朱氏一時揣度，未及研究歲月，聊爲辨正，以解後來之惑。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袁州本僅四卷，淳祐庚戌番陽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藏書續之，謂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續所編。淳祐己酉南充游鈞知衢州所刊，兩書卷數不同，所收書則衢本幾倍之。其後希弁得衢本，參校爲後志二卷，以補其闕。其與希弁同者，不復重列，蓋已非完書矣。馬氏經籍攷所引晁說，皆據衢本不用袁本。當時兩本並行，而優劣自判。今世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增瞿生中溶購得鈔白衢本，惜無好事者刊行之。

趙希弁讀書附志

趙希弁讀書附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攷宗室世系表，燕王德昭子魏王惟正，惟正子馮翊侯從讜、從謙。子馮翊侯世潭，世潭子正議大夫令誠。令誠子右奉議郎子孟，子孟子伯峯，伯峯子師向。師向子希弁。希弁實太祖九世孫。此書稱生父師回紹定戊子爲衡山令，則是本師回子而爲世父後者也。其自署銜云：江西漕貢進士祕書省校勘書籍，殆家於江西者。

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暴亡。或以爲史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乞朝廷與之伸冤。侍御鄭采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采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是振孫於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也。厲鶚宋詩紀事稱端平中仕爲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攷會稽續志。浙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五月改知嘉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嘉興府非浙西也。今四庫全書總目又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謂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予檢汲古閣毛氏所刊癸辛雜識無此兩條。不知總目所據何本也。

此書有隨齋批注。不著姓名。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即其人乎。

葵竹堂書目

葵竹堂書目者明崑山葉文莊公所藏書也。今所傳者其五世孫恭煥所錄云得之周玉庵家。以文莊自序證之殊不合。序稱書目六卷。敍列本鄱陽馬氏其不同者首聖制而終以葉氏書爲後錄。此目不分卷第。自聖制而下初不依馬氏之次亦不載葉氏書。則非文莊手定之本也。據其六世孫國華跋云嘗見文

莊手筆艸稿前載此序而卷分爲六先聖制終葉氏書每部冊若干每冊卷若干今此目有冊數無卷數蓋文莊本意欲依文獻通考之例每書記其卷數而以葉氏書爲後錄既未克成而序幸傳文集中今所傳之目則平時簿錄所藏書竊分門類將有事於刊正而未定之本也文莊旣沒好事者從其家得此稿傳之故與序不相應而國華謂此目依鄱陽馬氏者尤爲失考矣

吳自牧夢梁錄一見子雜一見通志以王氏困學紀聞入文集類以金石錄夷堅志書錄解題入類書類其一書而本類中兩三見者不可勝數

元藝文志

予補撰元藝文志所見元明諸家文集志乘小說無慮數百種而於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倪氏補金元藝文陸氏續經籍考朱氏經義考采獲頗多其中亦多謬躡不可據者略舉數事以例其餘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別裁苦心偶有一得耳

郝經玉衡貞觀黃倪兩家俱入故事類此書有自序見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類今從之祝君澤古賦辨體十卷錢遵王以爲宋人按祝堯字君澤延祐五年進士官無錫州同知其爲元人無疑王圻續文獻通考以石一鰲五言總論入集類考黃文獻公集有石先生墓表云晚而覃思于易著互言總論十卷朱錫鬯亦收入經義攷易類王誤互爲五非也

鄭起潛聲律關鍵八卷黃倪俱以爲元人按起潛南宋人淳祐中直學士院不當在元人之列。

倪氏多以宋賢誤列元人如計有功仕于紹興朝其所撰唐詩紀事刻於嘉定中今汲古閣重刊本前載舊序甚明趙順孫宋季執政未仕元而卒黃潛集有格齋先生阡表稱卒於至元十三年實宋少主德祐二年卽宋亡之歲晉卿元臣不敢用宋紀年耳倪氏俱以爲元人誤矣王厚之宋孝宗時人葉隆禮宋理宗時人倪皆誤仍爲元人。

倪志醫方類有竇默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又有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漢卿卽默字倪不考而兩收之或以漢卿爲宋人亦誤。

王元杰春秋讞義十二卷前有千文傳序元杰吳江人與文傳同郡黃氏於春秋類別有千文傳春秋讞義十二卷顯係重出蘇州府志藝文亦承黃氏之誤

胡天游傲軒吟稿天游本貫岳州之平江而蘇州府志藝文門文收之此以地名偶同而誤者也。

俞遠學詩管見一卷江南通志一入經部一入小說部此書今已失傳姑列之文史當攷朱氏經義攷亦云未見

程魚門家藏程復心孔子論語年譜孟子年譜各一卷不見於前人著錄或是好事僞託今不收來鶴亭詩旣白軒稿竹洲歸田稿皆呂誠作今蘇州府志誤以爲吳肅

胡方平易學啓蒙通釋二卷前載淳熙十三年序乃朱文公啓蒙之序也經義攷誤仍爲方平自序而載

之則方平爲滔熙中人矣。攷元史儒學傳。饒州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榦。而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則方平爲考亭三傳弟子。

焦竑志以移刺楚材與耶律楚材爲二人。周權與周衡亦爲二人。揭傒斯與揭曼碩亦重出。

倪志之重出者。如滕賓萬邦一覽集。見史鈔類。又見地理類。而張宗說紀古演說集一卷。見霸史類。張宗道紀古演說集一卷。又見地理類。其人實名道宗。不特非宗說。亦非宗道也。

李延興字繼本。亦分爲二人。呂誠一名肅。亦誤分爲二。

錢遵王敏求記。有天文主管釋義。以爲李泰所著。未審泰何時人。今據鄭明德僑吳集。定爲岳熙載撰。遵王所見或別是一書。

焦黃皆以趙孟堅入元人。蓋傳聞子固有譏松雪事。而不知非其真也。子固實卒於宋世。與元代無涉。今不取。

倪志小學類有程端蒙大爾雅。按端蒙與朱文公同時。不當在元人之列。又易類有林光世水村易鏡一卷。春秋類有章樵補春秋縵露。編年類有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光世、樵、時舉俱宋人。黃倪二目於醫類載聖濟總錄二百卷。此宋政和中太醫局所修書也。元大德四年嘗命集賢學士焦惠等校刊。遂誤仍爲元人撰。今不取。

朱氏經義攷有何夢中等周禮義一卷引王折說謂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按三舍法行于宋世元時未之有也夢然參知政事在宋景定二年亦非元所授官此王氏續通攷之誤竹垞未及辨正耳宋以周禮試士此必弟兄科舉之文不當溷入經義也

黃氏倪氏史類有尹起莘綱目發明五十卷按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云建康布衣尹起莘所著別之傑帥金陵進其書于朝魏了翁爲之序則非元人矣趙志云建康布衣而黃以爲遂安人當攷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續錄五册注云孔子五十二代孫子嘗見元初刻本名孔庭廣記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元措所撰蓋卽是書改措爲祚音之譌耳其書質五册

王鶚汝南遺事雜史也而倪志列于地理

曾堅詩疑大鳴集黃目列于明人云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出降仍原官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此大誤也按四朝詩堅字子白臨川人至正甲午進士官至翰林直學士元以經疑取士此云詩疑大鳴者當是科舉所用黃以吳江同姓名者當之失之遠矣

朱氏經義攷禮類有葉起喪禮會記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今刪其一黃倪二家制舉類有陳悅道書義斷法六卷按其書首帙自題鄒次陳悅道鄒其姓次陳其名悅道則其字也次陳宜黃人其字悅道見於吳草廬集證據分明今乃以陳爲姓悅道爲名豈其然乎次陳一字周

弼有史鈔十卷見倪志史鈔類又有遺安集十八卷見草廬序尤侗撰明史藝文志稿收朱公遷史伯璿程端禮王惲楊允孚王楨張養浩李治范檉周伯琦陸輔之李存吳海皆以爲明人潘昂霄河源志誤作潘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五

商已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云已孫丁。其器文云孫已丁。攷薛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器有已孫敦。上爲已孫。下爲孫已。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已丁敦。蓋曰孫已丁。器曰已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已孫。下孫已。正與曾氏已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已丁敦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文互易。竊意薛氏所載二敦。本即一器。曾所摹偶失丁字。而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誤歟。薛氏謂商之君有以已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已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則丁爲祭日無疑。已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睢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侯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駢紐文曰晉率善僕伯長訪諸摹印家。莫知僕爲何義。昨訪予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僕必南蠻部族之稱。攷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僕錢贖之。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僕、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是貨。何必更言僕。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寶錢口四十。則寶與僕皆蠻部落之號。徵寶錢以代租賦。徵僕錢以贖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僕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益明白矣。

唐東都尚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蘊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刻甫成而歿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一口。重五百觔。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今皇帝龍闕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縣三乘寺。其文云。維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觔。於乾亨寺永

充供養四面列名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攷乾和爲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鏗嗣之改元大寶卽戊午歲也自戊午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爲周世宗顯德五年辭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也辛酉歲爲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陽鎮酒稅務記大觀三年二月少府監鑄攷宋史百官志少府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爲少府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鎮宋時州縣酒稅務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鎮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也其一曰提控所菜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卻未有以提控所爲專署者菜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寧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紐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禁軍之一志

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

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牴。不合六書正體。予
增瞿鏡濤以宋志攷之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
補。舊止三指揮。至熙寧中始增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蓋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五都也。宋軍
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
都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歟。

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旁差官印四字。背文無年月。但云宣差襄陽唐鄧軍裸稅所成造。
左側有士字號三字。案宋官名有宣差無宣差。金元皆有宣差。但金印當有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
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寧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
文。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

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鑄造祭器壹伯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闢端太子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無它文可證矣食貨志闢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爲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一部下方列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世安鎮江路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攷鎮江府志題名失書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不當爲達魯花赤也

豹字牌

瞿子鏡濤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捌伯肆拾柒號凡八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予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蓋正德閒叛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寧吳騫槎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並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皞之虛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傳耳

析里橋酈閣頌

析里橋酈閣頌。洪氏妻氏俱言碑在興州。卽今漢中府之略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棐集古錄目以爲仇繡書。繡字子長。墨丁人。趙崡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特以字體與夏承碑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酈閣頌。酈散關之嘲。灤徒朝陽之平。灤當作濕。燂當作燥。酈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嘲爲潮。以酈爲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酈之爲釋。以司隸楊孟文及潁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嘶。灤無嘲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嘶非嘲。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爲嘲。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嘶與平對。灤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下句

徒朝陽之平燥徒
亦誤字石本作從

邵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卽庶祖母歟。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師古音朐爲劬。而廣韻謂漢朐忍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朐胫蟲。音蠢閩。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朐胫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煦忍令。字畫分明。朐胫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運震金石圖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漢人予謂是褚峻僞作蓋昭烈父子建號成都稱漢不稱蜀卽李氏據蜀前稱成後稱漢亦未以蜀爲國號唯唐末王建孟知祥始自稱蜀耳此闕旣不似唐以後款式何得有蜀之名乎作僞心勞自露破綻不必論書法之工拙也

楊紹買地券

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墳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頃歲山陰童二如游洛陽得石刻一方其文云大男楊紹從士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闢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荊民有私約如律卽律令蓋晉時所刻乃知人家營葬向士公買地其說相承已久不始於唐世惜乎遺山草窓兩公未得此異聞也

馮本紀孝碑

高陵縣有唐馮府君碑題云大唐故亳州錄事參軍上騎都尉馮府君紀孝之碑正議大夫□□□書少

□朝隱撰嗣子銀青光祿大夫留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敦直書府君諱本字□長樂信都人也以咸亨四年卒先天元年樹碑碑已中斷損五十餘字顧氏金石文字記前載亳州錄事參軍殘碑後載馮本殘碑分系于咸亨先天之世蓋得兩段拓本而不悟其爲一石也唐書文苑傳有閻朝隱先天中爲祕書少監此碑結銜有書少二字可辨祕字亦存其半知爲閻朝隱撰矣

茹守福墓誌

茹姓始見于南北朝不知其氏族所出今紹舉多茹氏予同年三樵郡丞名敦和績學能古文予嘗問其族氏答云未詳恐卽如之別體魏有如湻注漢書而未有它證也頃見唐人墓誌題云大唐故朝散大夫宮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文稱君諱守福京兆人也蓋周之遺苗鄭之遠裔也昔六國分峙茹姬爲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爲韓王之相乃信茹如果一字碑立于開元十一年唐人多明譜學良足徵信惜乎三樵已逝未得相與論定也左氏傳鄭有公子班字子如見成十年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爲氏故知如姓出於鄭廣韻如姓但舉馮翊如湻而不云出自姬姓茹字下但舉虜復姓普陋茹不及漢姓斯爲闕漏矣守福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誌云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蓋用絳縣紀年之法其壽當不盈五十也

北嶽神廟碑

崔鑄書北嶽神廟碑。金石文字記不得其年月。乾隆庚戌秋。予游曲陽。謁嶽廟。摩挲碑陰。後題大唐□□。□三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蓋開元廿三年也。又王知新書修北嶽廟碑。金石文字記亦無年月。此碑上截已斷。題額無存。而末行歲在丙子十月癸亥朔數字尚可辨。其時唐亡已十年矣。王處直爲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爲脣齒。當仍稱天祐十三年矣。亭林嘗親到碑所。自言倉卒求梯不得。止就下方讀之。宜不及細審也。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李秀碑。世所傳者。唯順天府學文信國祠斷石二片。孫承澤言。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文信國祠中石。卽少京兆署之二礎也。嘉慶元年。予從吳縣蔣上舍元城齋假得未斷本兩冊。尙存八百餘字。神采煥然。洵希世之珍。但經裝界之後。顛倒錯亂。不能尋其句讀。而碑首唐故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十六字。後題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字尙完好。

諸贊令郭密之詩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一題□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寶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

刻于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尙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天寶間人崖石鏽損唯姓名厪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予向得此碑攷晉書紀傳無司空王卓名斷爲碑誤頃讀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章懷太子注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乃知顏所稱十八代祖者蓋卽其人然後漢之司空非晉之司空也唐人重氏族之學而敍述先世昧於朝代猶若此晉亦有王卓襲祖爵京陵公官止給事中未嘗任三公其祖父名亦與碑不同

楚金禪師碑

楚金禪師碑前題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按唐初以中書舍人掌制命無内外制之分明皇始置翰林學士掌內制而中書舍人但掌外制文苑英華以中書外制翰林內制分爲二門此唐宋兩制故事也論委任之清切則內制優於外制而攷之史傳往往有由學士遷舍人者初亦不解其故後讀洪氏翰苑羣書所載唐人題名始豁然省悟蓋學士一官本無品秩常以它官供職自京縣尉以及常參官諸曹郎中員外郎並可充選卽遞遷至侍郎左右丞尚書其內直如故故有內相之稱而卽爲入相之階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攝謂之知

制誥其真除舍人者蓋寥寥矣。舍人爲五品清要官故常爲翰林序遷之階。由學士遷舍人仍掌內制。非兼掌內外制亦非左遷外制也。唐書通微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入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蓋通微以金部員外郎入院三遷至舍人而學士之職如故觀此碑結銜則知通微官爲舍人職仍學士非與本傳相牴牾也。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竹垞先生僅見其八予嘗屬沈學士咸熙盡拓其文見詒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著其目一爲會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書後題幢主姚仲文等造一爲會昌三年十月僧令洪書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後列湖州刺史令狐綯等名一爲大中二年八月曹巨川書後題湖州刺史蘇特名一爲大中十一年四月凌渭書後列功德主王用爲亡妣沈氏夫人建其一亦凌渭書年月並同而所書者乃大佛頂首楞嚴經也一爲咸通十年六月馮卯書一爲咸通十一年三月建不見書人姓名後列軍事押衙陳珏等名一爲乾符五年□月立後題弟子范信爲亡妻韓氏卅二娘子建亦無書人姓名又二幢皆不見年月一爲周德書後題徐師範及母王氏名其一殘缺有處士胡季良姓名疑即季良書也諸幢皆書尊勝陀羅尼經唯凌渭第二幢乃大佛頂首楞嚴經曹巨川所書乃六種真言竹垞槩以尊勝經題之亦未核。

竹林寺石幢

臨安縣西三里有海會寺。吳越之竹林寺也。寺有石幢二。其一刻佛說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其一刻佛說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後皆有記。末云時寶大元年歲次甲申五月一日。最後題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一字特大。蓋雖自立年號而不改國王之稱。亦不以吳越加于年號之上。示不敢當尊也。其後文穆嗣位。承遺命用中朝年號。然年號上亦不加大唐大晉大漢大周字。予所見蕭山化度寺石幢題長興四年三月無唐字。杭州下天竺開路記題天福四年五月天台高明寺石幢題天福二年七月。杭州虎跑寺石幢題天福八年水樂洞淨北禪院記題開運三年二月皆無晉字。虎跑寺石幢題乾祐二年七月石屋洞石觀音像讚題乾祐二年九月皆無漢字。飛來峯勝紹宗造像題廣順元年四月蘇州虎邱山石幢題顯德五載。又皆無周字。唯文穆王神道碑爲朝廷宣賜宰相和凝奉敕撰文。故碑首題大晉云云。若尋常文字不繫彼國。示非所屬也。南唐龍光寺碑題開寶紀年而不稱宋。亦此意。

慈雲嶺石刻

杭州慈雲嶺石壁。有吳越鑄字八行。文云梁單闕之歲。興建龍山。至湧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勒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凡四十九字。小篆極端整。按甲申爲後

唐同光二年梁末帝已於前一年自焚死矣。梁有國一十七載，兩值卯年，一爲開平丁卯，一爲貞明己卯。以下文甲申推之，則龍山興建必在貞明五年也。武肅於壬辰歲建元天寶，甲申歲改元寶大，此刻不用紀年，亦當不書中朝國號。且唐已滅梁，舍新興之唐號，而記已廢之梁年，其故殊難解。

吳越武肅王廟碑

會稽志：吳越武肅王廟，在府南四里三百二十六步。有巨碑，舊在廡下，今乃立荒園中，皮光業之詞也。具載唐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按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而崩，歷閔帝、清泰帝，凡三年，而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若不數閔帝清泰，則七年乃天福元年。劉恕吳越紀年稱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肅王廟於東府，今攷之碑與紀年雖不同，其實皆歲丁酉。清泰廢閔帝爲鄂王，晉祖追貶清泰爲庶人，皆削其年號，而天福改元以其年十一月，則十一月以前皆長興七年矣。漢高祖削晉出帝開運之號，稱天福十二年，亦用此比也。然武肅王實以壬辰歲薨，文穆王襲位，壬辰蓋長興三年，不得云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也。按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爲誤。然碑當時立，光業爲其國丞相，亦不應誤繆至此，蓋皆不可知。予讀此志，蓋疑有年近錢唐，何夢華游武康得風山靈德王廟碑寄示，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闕歲，乃始豁然有悟。蓋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吳越國相製碑刻石，其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可疑。

有七年者則會稽志已詳言之蓋石敬瑭起兵并州尙未建元又不可用清泰之號當時必仍用長興如梁元帝稱太清故事而吳越因借以掩其改元之僭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予又記王象之輿地碑曰有吳越會同十年石刻此契丹年號本晉開運四年晉亡而漢尙未興其時吳越又不改元不得不用契丹之元矣遼史稱太宗入汴改會同十年爲大同元年今據王象之所錄兩浙福建皆有會同十年石刻未有稱大同者則是契丹入汴後頒詔天下實用會同十年之號也其後草草北還旋即殂殞雖有改元亦無承用者辭歐二史所以沒而不書歟

溪州銅柱記

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文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晉其誓祠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列銜名吳氏十國春秋並不載吾友武虛谷授堂題跋始具錄之記文空處多攬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虛谷未及別白也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卽忠順州也石刻有知忠彭軍州事彭文綰蓋卽其人中忠字互異當依石刻爲正傳稱文綰以景德二年知忠彭州天聖三年爲彭儒猛所殺則題名當在天聖以

前也。吳志伊未見石刻所載記文多誤。又不錄誓文。予所藏本乃畢尙書總制楚中時所貽。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椎拓頗不易。

石刻詩經殘本

後蜀石刻詩經殘本起召南鵲巢至邶風二子乘舟止。經注皆完好。經文之異于今本者江有汜之子歸。歸上有于字。三章皆同迨其今兮其作及不我能惄。不下有以字。昔育恐鞠無下育字。泄泄其羽泄作洩。則承開成石經之舊爲唐諱也。經注中淵字民字亦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爲唐高祖太宗避諱可見武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亡。而孟氏父子居心忠厚亦有君人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宀。蓋避知祥祖諱而于知字卻不避。當依古人二名不偏諱。唯避下一字耳。歐公五代史云知祥父名道。蜀檮杌則云名巘。此刻道字屢見皆不缺筆似歐史誤也。冊尾有廣仁義學圖記。蓋錢唐黃松石家所藏。厲太鴻賦詩即是此本。流轉它姓。今爲吳中黃堯圃所得。惜周南十一篇及鵲巢序遺失不可問矣。蜀石經刻於開成石經之後。南宋之世完好無恙。而元明儒從未有寓目者。殆由宋季失蜀之後。兵燹塗炭靡有子遺。予訪求五十年不得隻字。昨歲始見左傳殘本僅字。今復見此刻經注萬有餘言。真衰年樂事也。

經筵薦士章稿

陳襄經筵薦士章稿。淳祐元年其五世從孫塤刻石於平江憲治不知何時移置蘇州府學襄所薦三十

講見咸湏毘陵志林英元豐二年爲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元祐五年五月衛尉少卿林英提舉集禧觀英以疾自請也見李氏通鑑長編孫奕名亦見毘陵志云慶歷二年楊寘榜進士而事迹闕如未審卽襄所薦否又婺州題名碑有孫奕嘉祐五年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改虞部郎中攷襄薦士在熙寧中嘉祐在熙寧前十有餘載其時階已至前行郎中而此奏云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資歷久而班秩轉下疑非一人

趙崇雋塘誌

嘉慶丁巳八月二十八日予在吳門游法螺庵見壁間倚一石覆視之其額篆書橫列宋故通判趙公塘誌凡八字文云先兄通判諱崇雋字彥伯隸漢邱裔孫秉義郎累贈奉直大夫不迷之曾孫左朝散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善良之孫朝議大夫試太府卿淮西總領通誼大夫汝誼之長子卒於嘉定甲申三月五日葬於吳縣至德鄉茶塢山之原末題孝弟通直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崇修挾淚拜書今以宋史宗室世系表攷之蓋太宗子漢王元佐生密國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宗立生仲琳仲琳生士顆士顆生不迷崇雋爲不迷曾孫實太宗九世孫也系出漢王房故云隸漢邱善良以下三世名皆與表合而表不書其官蓋表所載諸人官爵至不字輩而止此外如汝愚崇憲必愿

等勛名顯達皆僅書名表例如此然亦難逃點鬼簿之誚矣相傳崇雋爲宦光之先世今無可攷特書以補郡志冢墓之闕

永清縣宋石幢

永清縣南辛溜村大佛寺有石幢周遭鐫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其末云大宋燕山府永清縣景降鄉新留里王士宗奉爲亡考特建頂幢一口亡耶耶王安娘娘劉氏亡父文清母梁氏亡伯文佐亡叔文思男六人士宗妻劉氏士言妻郝氏士英妻楊氏士廉妻孫氏僧恆企士忠妻寇氏女楊郎婦維宣和七年十一月戊辰朔五日壬申日丙時建按宋石刻所在多有唯燕山一路不在宋疆域之內宣和暫復不旋踵失之今京城內外絕無宋片碣而此幢歸然於小邑荒邨朱氏日下舊聞亦未采入故表而出之辛溜卽新留士人相沿譌變而音不異其稱大父耶耶則北人猶有此稱大母曰娘娘則未之聞也又縣南信安鎮龍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當亦謂其大父耳僧恆企一人列於六子之數蓋出家爲僧者

史氏墓三碑

元史史天倪天澤大都永清人今縣之焦堡邨史氏墓在焉有三碑一爲史氏慶源之碑前北京路行尚書六部郎中崔鉉撰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安世篆額平元書丹碑末題歲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

北京路行六部尙書史公神道碑。雲中劉祁撰。燕然平元書。齊西趙安世篆額。碑末題歲乙巳九月四日宣差真定等五路萬戶男天澤同立。宣權真定等五路萬戶男天安立石。一爲義州節度使行北京路兵馬都元帥史公神道碑。陳臺段紹先撰。燕然平元書丹。詳議官趙安世篆額。碑末題乙巳年五月日宣差真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姪史天澤同立。宣權真定等五路萬戶兼知中山府事姪史天安立石。其云北京路行六部尙書者秉直也。其云北京路兵馬都元帥者秉直之弟進道也。秉直事元史附見於其子天倪傳。而進道不見其名。且職任亦不卑。可以補正史之闕。慶源碑載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詳。秉直長女爲太師國王夫人。其事不見於它書。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連姻貴族所致。論史者不可不知也。

朝城縣令旨碑

朝城縣興國寺有令旨碑。一爲合刺查太子令旨。猴兒年三月初七日和林城子寺裏寫來。一爲皇子忽察大王令旨。乙巳年九月初三日合刺腦兒寫來。一爲密里吃臺太子令旨。不見年月。皆刻于一碑。合刺查者。太宗第四子哈刺察兒也。忽察者。定宗長子忽察大王也。密里吃臺者。闢端太子之子滅里吉歹王。本太宗之孫。當時亦通稱太子也。第三道旨云。據公主百戶駟馬會都地面裏朝城縣。按食貨志。鄆國公

主位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朝城爲濮州屬縣卽其分地又公主表有菴吉八忽公主適赤窟孫懷都駢馬懷都卽碑所稱會都聲相近也其云道與□囉歹嚴相公者東平行臺嚴實子忠濟也其稱匣合皇帝在成吉思皇帝之後□□皇帝之前則太宗也元初風俗質朴太祖成吉思之號生前所上太宗而下皆以名稱太宗之名史作窩闊台祕史作斡歌歹予所見元聖旨碑或作月古台此又作匣合譯音初無定字當時不以爲嫌也乙巳爲太宗六皇后稱制之第四年定宗尙未立而其子已稱皇子蓋人心推戴非一日矣猴兒年當是太宗八年丙申而末一道亦必在定宗后稱制時蓋憲宗時太宗子孫皆擅斥不復用事矣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首云皇帝福膺襄勢都兒大王令旨今有本投下分撥到萊州神山長生萬壽宮石真人依舊加九陽保德純化真人末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察罕惱兒有時行按宗室世系表勢都兒者太祖弟搠只哈撒兒之孫而移相哥大王之子也此碑在掖縣城東三十里道士石之溫墓上掖爲萊州倚郭縣而州又隸于般陽府路元初以般陽路爲哈撒兒王分地故有本投下之稱此與朝城令旨碑皆錢唐朱文藻朗齋所貽

東鎮廟元碑

闕以二月初有六日至于岱宗以初有七日至于東海咸致享焉所□非有先後之殊蓋從驛傳便也越十有四日至于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廟廷其儀則香一銀盒幣二錦旛寶楮伍百兩有司具牲酒庶品以薦案祭祀志嶽鎮海瀆代祀自中統二年始凡十九處分五道後分爲東南西三道既而以驛道迂遠復爲五道東嶽東海東鎮爲東道也其禮物則每處歲祀銀香盒一重二十五兩五鎮銷金旛二鈔二百五十貫較之石刻寶楮五百兩僅得其半豈史所載爲初制其後倍增之歟順帝紀至正八年不載此事蓋史之闕也予攷古人紀日自一日至十日未有加初字者宋金石刻題名始有初一初二之稱此刻云初有六日初有七日尤複沓可笑矣王介甫集中唯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云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餘篇無此例蓋刊校者妄益之耳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與乎與興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瀟濟盈有鷺雉鳴。盈與鳴韻。瀟與鷺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旣佽。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佽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蠭蠭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始興。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髡傳。甌窯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窯與篝韻。汚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讖鼎之銘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鱗興。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蓋八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爲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況能究喉舌唇齒之清濁乎。

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_{戎之父}弈。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麗。旣佳光景。當得劇棋。

王融詩。園蘅眩紅薦。湖荇輝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_{汲古閣本作遇}魏衰。下又有曰愚魏三字。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

羊頤狗頰頭圓鼻平。飯房答籠著孔嘲。打_{孔當作札}

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

聲春風曰憚奴慢罵。

皮日休雙聲溪上思云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空淡蕩

唐詩紀事

溫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刹作雙聲詩栖息消心象簷楹溢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髣髴復芬芳綠醞醴邂逅盍閒攜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進壁背脫籜吐天梯煙篠散孫息高竿拱桷枅漏闌零露落庭度獨蜩啼掃洗修纖笱窺看詰曲溪玲瓏又戲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

稼供藁結公貴幹蠱高中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猶加閒關顧景各箕踞繫劍廣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攬垢乾鍋更戛甘瓜羹

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晤巖月遇巘迎崖銀刊玉甃龍魚喚咽雁鵠噪帆臥玩我語齧牙岌嶧姚合洞庭葡萄架詩葡萄洞庭頭引葉漾盃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寥陰煙厭幽屋濃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弟四句影字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之與清，實無分別。世謂今韻權輿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炯，繁青爲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爲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即成七言。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謡，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即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僞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臆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別

唐人詩自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歷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爲十體曰古諷曰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李漢編次昌黎集亦分古詩聯句律詩爲三體韓與元白同時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愔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元暉阻雪一篇與江秀

才革、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吳、謝中郎緩、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丞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重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詩集附它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唯元次山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兩篇，重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顧寧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終字，全入東韻，正與杜雨晴詩同。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詫爲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卽大歷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大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歷庚戌春尙无恙。謂卒于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歷五年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卻差一歲。蓋先天改元實壬午。大歷五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歷四年己酉。年五十八。干支雖合。卻非卒年。

飲中八仙

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大夫爲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相目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元成兩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夫也。

頻煩

頻煩漢人語蜀志費禪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是也晉書紀瞻傳頻煩嬖竊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闢周書太祖紀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鱗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頻繁寵擢繁煩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正用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重頻煩皆雙聲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子或疑友于歟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於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梁侍御曰緝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崖云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百十七卷此分減二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姚察傳常以己弟妹分當讀去聲

少陵用辭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章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爲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攷牟融理惑論云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寧相親王介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桓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冷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句

古人以十日爲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于唐中葉也

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卽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遶宅牆

衛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爲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閱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爲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闢下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苜蓿盤以爲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爲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

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爲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鄆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爲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譌。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啓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代名家。以此爲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卻爲石。喚針將作眞。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如因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卻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爲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爲嘉運作耳。唐詩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爲負局鏤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和間人唐詩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爲此官不知紀事何據

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爲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爲唐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聶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耀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

計敏夫云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咸陽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惄嫠自注民間呼令爲父母官又贈凌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

神仙俗北部休誇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宋初已有之矣。雖然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卻有不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恣其殘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溫守衡州送毛令絕句云。布帛精纏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它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言。當官者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厭代卽厭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重出。謂介甫精於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基。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絕句類。臨川集止於第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予弱冠讀晉書宣帝紀。卽疑此詩之誤。蓋王凌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補注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攷辨。往往有闇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黃。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醉士龍有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然左角南柯始于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坡非有蹈襲者。蓋闇合耳。

蔡確車蓋亭詩

蔡確固是儉人。但以題車蓋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啓同文之獄。蓋去姦亦須顧大體。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量无咎詩

量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腳。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无咎誤切爲三字句。

第一山詩

盱眙縣坡瓈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絕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

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鈎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跋襲

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妝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雨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爲瑞鷗鷕詞歐公非竊人句爲己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爲公作而收入之

党懷英詩雲山聊欲追聲叟風腋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亦有此兩句元遺山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名登卻洗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詩也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譚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啓詠梅詩也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前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啓和西園公咏梅詩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

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見青浦道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壽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尙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於乙巳。予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義。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墓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深邨麥更深。放低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閒衣。曉過新橋欣轎牕。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窗羅。暖轎行春底。見春遮攔春色不教親。急呼青繖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蘿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綠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蘿苴餘春還子細。燕脂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蘿苴泥不熟。良蘿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色蘿苴句。蓋用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唯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卽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但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真耳食之論也朱溫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鎮之志乃誤用張濬爲相欲倚汗以圖并及濬出師壘刦溫竟未遣一卒唐之亡濬之罪也鄭繁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爲尋卽辭疾去官繁於出處無玷矣歟後作相時事可知乃繁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真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班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袁荊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章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蓋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卽爲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卽有押入平聲爲放翁所譏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爲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磨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蓋本於此。

上下洄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洞楊禺居下洞朱錫鬯詩屢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洄蓋用此事近人注曝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實之失其旨矣。

鼈鼈

廣韻鼈鼈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青部玉篇鼈公熒切斑鼠也鼈力令切鼈屬鼈亦作鼈白香山游悟真寺詩鼈鼈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鼠鬚製筆故筆有鼈鼈之稱或作𧆸𧆸然字書本無𧆸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鸕鷀潤筆有𧆸𧆸抛誤𧆸爲𧆸𧆸卽𧆸字說文知聲蟲也恐無與鼈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塘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

引.

躡與蹠異

說文舛或作蹠。蹠从春。春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駁字多作蹠。又廣韻三鍾部有蹠字。蹠也。書容切。蹠从春。蹠从春。音義迥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蹠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似誤。初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詰。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百悟。蓋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查初白贈湯西厓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歷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答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喜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頤之古文尚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辨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痛切言之示識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槩不取唯錄王簡栖頭陀寺一篇以備斯禮簡栖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爲北海相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推許甚至而太平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予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麒麟皮冒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

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初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攷胡朏明以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范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范子真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彥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庾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爲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

未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當作溧溧渚卽瀨渚亦用

子胥事。予謂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溧也。

傅奕詆浮圖法

唐傅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華，及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崔河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鱸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禱祿議、孝友傳載復讐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

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駭復讐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於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

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諱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譏之，然細讀此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讀，一平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諱，卽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點，不名哲。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資暇集杜與度亦不同音。

河間傳

漢書原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

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間傳蓋本於此而詞太穢製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翹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刪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縟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縟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尙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異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善士乎安石心術不正即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疏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七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棱之譏。然劉夢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獎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溫書云。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按桓溫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溫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弗。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蓋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共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所爲也。陸務觀撰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蓋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予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弟，其淵源有自矣。

顧寧人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仍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它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仍爲清獻作。

四六

駢儼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伋字景思。四六談塵。王鍾字之性。四六話。是也。攷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敍字。

題諱填諱

彭王傳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卽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豫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李述魯仲撰。二子李述魯遠書。南陽貢士李珩填諱。正用徐峴之例。李北魯三字姓也石刻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七

圓經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羣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隋書律志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正在沖之所定盈胸

二數之間世閱古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唐號漱亭獨疑之謂圓周曲線也圓徑直線也以各等邊線用勾股法取其弦遞析之愈析愈細終無合爲一線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輪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尚告予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三環田三積問術以圓徑自乘進位爲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漱亭之說合則古人已有先覺者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王深寧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紀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匱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桀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始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裏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案此十二神。六壬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寅爲功曹。亦見論衡遭虎螭。

六壬家又有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元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攷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輶畊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

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揚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先覺者矣。

九軶

劉向九歎訊九軶與六神注九軶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軶字當爲魁之譌古書斗爲斤與斤相似因誤爲軶并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河圖闡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闡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闡苞似是人名氏案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闡苞受曰第感苗裔出應期闡苞受蓋河圖篇名漢志誤闡爲闢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勑造禮器碑云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爲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午。故名酉年酉月咸池在酉。子年子月咸池在子。故名奎、婁、胃、昴、畢、觜、參居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蓋三宿在西宮之中。而歲星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當以五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東方。與咸池無涉矣。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是爲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觕。參太陰在中。歲星舍東井。與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爲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

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星歲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卻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元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卻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卽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卽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仍太陰爲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強合班氏昧于太陰太歲之別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歲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卽有贏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贏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古曆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曆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曆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卻較春秋朝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曆，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攷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爲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卽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卽地皇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攷地皇元年庚辰至建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丙子歲星，但當在元枵耳。今乃越娵訾降婁而至大梁，則是百八十年之間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於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閏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三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閏三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云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潭柘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蓋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虛谷撰授堂題跋載西嶽題名有天禧四年某月日已後午前丙時豎立又北嶽廟有大中祥符五年題名云閏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亦有之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

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加壬月景蝕景卽丙字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見寶退錄宋史歷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歷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譏太史爲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歷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五分每刻十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戴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弟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

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爲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弟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弟谷所定同。乾隆間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強。

回回歷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所謂太陰年也。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間。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按月周一一大一小相間。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地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左氏昭八年傳文。今按水一爲火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天一二丁火木三爲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天三甲木。土五爲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天五戊土。火七爲金四。壬水。地十己土。

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辛金。金九爲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字皆作利傳寫之謬也。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也。木生亥。壯于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于申。壯于子。窮于辰。水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爲四孟。亥爲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爲四仲。午酉皆爲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爲四季。辰爲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戎之謬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志。鉞作戌。今刊本作戌誤。志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戌。占曰。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今本戌作戌。亦轉寫之謬。蓋戌星在南北河之間。故曰河戎。南戌卽南河北戌卽北河也。天官書星弗于河戒。戒亦戌之謬。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則并漢志戌亦誤改爲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蓋由誤讀史漢。後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真所謂郢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

義多用戒字。

電父

今人稱電神曰電母。古人則稱電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爲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抱朴子有諾皋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見兩漢刊誤補遺予謂仁傑強作解事。於方術本未究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酉。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迥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

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傳裴駟云甲乙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與裴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秩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卽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

牛冬至之候。蓋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子爲夜半，陽遁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內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効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天內卽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建亥日躔之次。謂之月將十月。木爲寅位也。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

故以寅子決賊之衆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巳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庚季才稱甲數九子數又九十干寄位於支，未爲丁寄位，酉爲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酉丁

戌天后

亥太陰

子元武

丑太常

太陰亥西

酉天乙

子元武

寅白虎

太當丑亥

申臘蛇

午六合

巳旬陳

辰青龍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六壬釋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見於此。

